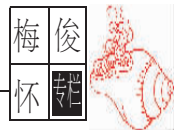


风光艺术片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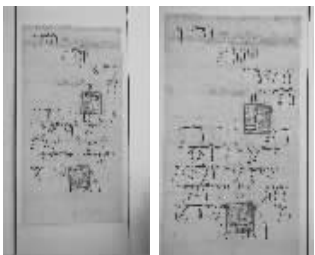
周末·五色台历

甘孜州档案名录

州档案馆编辑

元帝师分封土司文书

该档案形成于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至今已705年。该档案是我州档案部门馆藏最早的一件官方文书。在整个元朝时期,共任命过13任帝师。顾名思义,即皇帝的老师,实则是代皇帝管理藏区事务的大臣。经考证,该档案为元朝第七任帝师桑吉贝给德格土司塔巴贝的封文。主要内容是:桑吉贝称职位巴空,由塔巴贝继任。现将原桑吉贝管辖之地(今金沙江左岸德格白玉一带河谷地区)封给塔巴贝。分封之后,要求维护好本地治安,遵纪守法,爱护好治下民众。该文献为手写藏文,行文文体为古代藏文珠匣体。该文献对研究元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管理制度、元朝施行的民族政策、蒙藏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也是研究元代文书制度的重要原始凭证。这件档案现保存于甘孜州档案馆,是四川省藏区档案部门保存最早的一件文书档案,经省、州申报,2002年国家档案局首次开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评定工作,全国共评出48件,该档案排列第六,收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四川送评的档案享此殊荣的仅3件,3件均为甘孜州收藏档案,因未见除甘孜以外的康巴地区收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因而称之为“康巴三宝”之首。



历史纪实

1950年3月,解放的大旗,已飘扬在泸定、康定的大渡河两岸。可鱼通土司,还不死心,1951年6月2日,又纠合460多人(比1935年还多),在大渡河畔,向红色政权发起了进攻。1951年7月10日,甲安仁失败。当他的躯体,从敏干山上阴森的岩洞中拖出来后,20世纪大渡河上的最后一役画上了句号。从此,长河两岸绵延了1000多年的战争烽烟,随雪浪而去。



康巴风情

情寄鲜水河

画面

重现镜头:

——房屋倒塌,浓烟滚滚

——各地支援灾区的军民忙碌着抬运死者,救护伤者

——工作组发给群众救灾物资,帮助受灾群众搭建临时住房

——慰问团领导向受灾群众亲切慰问

这时,一个穿戴整齐的藏族姑娘进来为采风队添开水。旺堆拉住姑娘介绍说,“这就是十七年前炉霍地震时留下的孤儿仁真拉姆。那时她才八岁,地震时,母亲用身子护着,她才免于死。之后,政府收养了她,并供养她求学至初中毕业。前年,她从炉霍分配来道孚招待所当招待员。”姑娘有礼貌地给大家敬了个礼,表示要作一个合格的招待员,来回报党和政府的关怀……

在县招待所负责人旺堆的带领下,采风队三人专访了在1980年遭受地震的重灾户泽仁多吉一家。

这是一幢落成不久的油漆彩绘的藏式房廊建筑,上下两层。上层是长辈们居住的,下层是泽仁多吉的小儿子的住房,房侧是畜圈和保管室。庭前是一块不大的花圃,栽着各式各样的花卉。花圃旁边是几棵从巴塘移植的苹果树。

主人以接待贵宾的方式迎接采风队一行,经旺堆几句藏语介绍,主人把采风队延至上方坐下,让客人品尝自种的苹果和自制的干牛肉和酸奶子。

旺堆作翻译,把主人的盛意告诉客人。客人以极大的兴趣欣赏墙上挂着的那支猎枪,主人会意,随即从房内取出花纹斑斓的两张豹皮,表明主人还是一个精干的猎人。

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拖拉机声音。一会儿,走进一个头上戴着太阳帽、身穿绛色藏装的青年,仁真多吉用藏语介绍了客人。小伙子用汉语向三位客人敬礼招呼,并献上苹果和干牛肉。接着由旺堆提议,

参观了畜圈和保管室。最后,宾主在庭园花圃前留影。

小伙子捧起果盘,仁真多吉从盘里拣苹果塞进三位客人的口袋。

宾主依依告别,直至采风队的敞篷吉普消失在远方。

这时,绚丽的晚霞映照在鲜水河上,放出异彩。

激越雄浑的主题歌声,在青山翠谷中回荡……

荧屏上现出演职员表。

解说词

这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流,她没有一泻千里的宏伟气势,也没有动人心魄的惊涛骇浪。几千年来,她一直这样平静地流着。她的两条支流希渠河和尼曲河从巴颜喀拉山南麓发源,流经甘孜州北部的茫茫草原,在炉霍县境内汇合,然后顺南而下,注入四川四大名江之一的雅砻江。

这条河的名字叫鲜水河。她以充足的水量和丰富的养份,滋润着两岸的大地。鲜水河流域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出产丰富,这里不仅是甘孜州的粮仓,也是很好的放牧场。

鲜水河流域还有大片大片的森林,木材蓄积量大,河水流送的木材,可以源源不断地直接输入长江运到祖国各地。

啊,鲜水河,丰饶的河,美丽的河。你世代哺育着两岸的土地和数十万藏族人民,你记录着和创造着这里的历史。你是这里社会变革和进化过程的见证者。

然而造物主偏偏要在这样一条文静秀美的鲜水河流域安排一个切割很深的大断裂带。

就是这个美丽的城市——炉霍,在1973年2月6日,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受灾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摧垮房屋15700幢,死伤4800余人。

炉霍人民经过艰苦努力,重建了家园,把炉霍建设成为一座崭新的城市,让我们听一听时任州文化局局长藏族

画家仁真郎加介绍亲历的那场地震灾害吧!

这条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并在太平洋板块的共同挤压下形成的断裂带,北起甘孜县的东谷,向南东方向延伸,经炉霍和道孚、康定等县境,直至泸定县田湾,总长350公里。近百万年来,这条断型带强烈活动,造成了数以百计的大小的地震灾害。

历史上也曾发生过这样的灾害,人们也曾背井离乡地逃过。然而,后来他们又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来居住,他们离不开这块浸透着养育之恩的土地啊!

今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里,一方受灾八方支援,一人有难万人相帮。中央、国务院派来的慰问团给灾区人民带来了十亿颗火热的心。

鲜水河两岸,从炉霍到道孚,到处是青稞飘香,牛肥马壮,勤劳的藏族农牧民把大地装扮得如花似锦。

道孚,这座古老的城市,正以它豪迈的步伐,随着祖国在四化道路上飞奔。

这里曾遭受一次6.9级的强烈地震,县城房屋大部份倒塌或裂缝,死伤达数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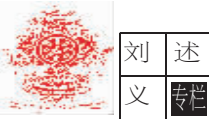
地震给人们带来了灾难,给美丽的河山罩上阴影,然而并没有把世代在这里居住的藏族人民给吓倒。他们借助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力量,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重建起了美好的家园。

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遭受地震灾害的重灾户,又重新组织起自己的新家庭。靠自己辛勤劳动和经营,赢得了富裕的生活。

更大的希望还在有为的年轻人身上。他们有远大理想、高尚情操和坚强的毅力,他们也不在畏惧灾害与困难,为了祖国的明天,他们愿付出一切。

地震过去了。鲜水河平静下来,它依旧文静地流淌着,以它一往无前的性格,汇入祖国滚滚的大江……

牧区记忆



1977年,笔者和另一位同志,被工作组派去为修建道孚党校备料,从松林口伐木场运回圆木、檩木。在此期间,笔者开始了创作之路,将民政故事变成了一本小小说。

玉科草原

我的创作之路

笔者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为什么一开始就写长篇小说呢?这完全是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一九七七年秋,“四人帮”倒台的第二年,准备修建县委党校,临时把笔者和另一个同志从党校包点(生产队)工作组派去为党校备料。所谓备料就是作些开工前的准备工作。我俩的任务是从松林口伐木场运回圆木、檩木,因为车站没有执勤车,过路车辆又不愿意跑短途,遇合适了有时一天能拉上一车,有时两三天才拉一车。回到家里无所事事,闲得无聊。经过几天的琢磨,笔者草拟了一个提纲,打算写点民改回忆录之类的文章,以此打发时日。计划用十章把民改中的几个阶段和对敌斗争中的几个精彩场面粗略地勾画出来,孤芳自赏。谁知一提笔就收不了手,故事愈写愈长,人物愈理愈多,他(她)们的音容笑貌,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浮现,真可谓文思泉涌,信手拈来。写到第三章故事开始发岔,一个故事一口气根本没法写下去,人物也更难驾驭了,怎么办?笔者采取了讲评书的人卖关子的办法,戛然而止,且听下回分解。于是故事出现了主线、副线和陪衬线;人物也有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分了。随着故事铺开,人物的出场,几组矛盾相互交叉,真是千头万绪,不亦乐乎。不过,笔者很快发现了规律性、逻辑性的内在联系,如不同人物的个性,故事的因果关系,以及此一事和彼一事的必然发展趋势。笔者牵住几个线头梳理成章,愈写愈轻松,愈写兴致愈浓,什么霞飞月落,早已置之度外,无暇顾及,忙得连理发都没有时间。后来发现,写的不是点点滴滴的民改回忆录,而是受制于书中的人物活动影响,在为他们撰写长篇记事文了。

同伴看见笔者一天到晚伏案写作,疑惑不解,感到惊奇,问写什么?笔者说写个材料一直没有写完。他见笔者写得很苦,人也瘦了,同情地说:“你就安心写吧,我去找车运木料。”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美事。就在备料的三个多月中,抱着写成什么就算什么的侥幸心理,也顾不得什么提纲不提纲了,像记流水账一样,一气呵成。初稿竟写了四十三章,四十多万字。取名《雅砻河畔》,竟成了长篇小说的雏型。



《大雨将至》雾隐千江摄影作品选

五色海

第726期



格萨尔论坛

格萨尔彩绘石刻,是青藏高原丰富多彩的藏族石刻艺术中独具魅力的民间艺术之一。藏族石刻是非常古老的艺术形态,起源于石文化,起源于原始宗教。

《格萨尔》彩绘石刻源流

益 珉

2006年,国务院批准《格萨尔》彩绘石刻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充分表明了这一古老文化的重要价值和传承的必要性。

藏族石刻艺术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点多面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镌刻着藏族丰富的精神意义;在无声的艺术圣殿中,堆积着藏族民族不朽的古老故事。格萨尔彩绘石刻,是青藏高原丰富多彩的藏族石刻艺术中独具魅力的民间艺术之一。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历史学家房龙在《人类的艺术》一书中说:“人类即使他们最了不起的时期,比起自然界也是弱小的。自然界与人类接触是通过万物、人类则以对万物作出反应表白自己。这种反应这种表白,就是所谓的艺术”。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是根据人类各个时期,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创造出来的。人类历史是一部文明史。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史。每一民族都经历了从朦胧、野蛮到文明时代。一切事物的成长,无不有其进化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不例外。同样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自从有了人类就有艺术。且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作为交流情感的文化科学,是人类在生产生活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生活的艺术本身就是最高的艺术,艺术的发展充满着求索和创新精神。艺术是黑暗中的曙光,艺术创作是一只黑暗向着美探索的手。

藏族石刻是非常古老的艺术形态,可追溯到史前文化。据研究表明,藏族史前文化大致划分为石器文化、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陶器文化等几个时期,藏族最早的绘画艺术源于石文化。藏语中的“绘画(re-mo)二字起源于岩画。近二十多年来,青藏高原多处发现了新旧石器时代的文物。如石制劳动工具、石文字、石环、石珠。人类最早的画是石笔。最早的艺术就是石画。研究艺术的学者们认为,最早的雕刻和绘画艺术源自埃及人,也有人认为,迦勒底人创造了最早的大理石雕刻和最早的浮雕作品。也有人认为古希腊人发明了画笔和着色法。然而,构图是这种艺术的基石,那么构图在石刻艺术之前已经存在。自人类产生语言以后,就有民间神话故事。自人类会使用石器,就有绘画艺术。这是人类最初的艺术形态,它们代表着土著人的一种思想,一种初始宗教。因此有的学者讲艺术源于宗教,并非不无道理。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古典绘画作品、雕塑、建筑及文学作品都与宗教有关。宗教是艺术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原始质料。同样,藏族史前也经历了万物有灵,大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时代。他们崇拜日、月、星辰、山、雪、崖、江河湖泊、山泉巨石,还有动物等,从而产生了祭祀文化、傩文化。从那时起,藏民族的祖先开始以不成熟的笔触,在岩石或石板上画出最早的图画,以表达一种情绪。这是早期藏人与周围环境之间达成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原始人精神生活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即客观世界在开始被认识的同时,又被赋予了浓重的神秘主义和属性的自然宗教色彩。费尔巴哈说:“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一种仍意作为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这就是祭献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基础,让古代藏人在石文化中,将直观了然的物像常常赋予了特别的观念。首先,他们用质地较坚硬的石锥,在石板或岩石上画日、月、星辰、山等。这种石画延续至解放前。藏区一些农牧民在劳动休息时,喜欢在石板上画多种动植物。他们特别擅长画日、月、星辰。一些地区的民间还有一种叫“寻藏”的游戏。其方法,三块小石上分别画日、月、星。寻者闭眼(三人)后,藏者把三块石投出二、三米远的距离,然后叫寻者睁开眼去寻太阳、月亮、星星。谁先找到其中一个为赢家。那些地方的多数群众会画日、月、星。他们先画一个圆,其周围画满虚线为太阳;画月亮就画月牙。星星几个小圈即可,这一原始绘画方式传至近代。笔者认为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此外,在藏区六字真言石经堆顶端有的习惯放日月画,佛塔顶为日月宝金顶,唐嘎画上方也有日、月、星画。还有经幡顶、酥油花供品,连手磨、三合一糕点等都有日、月画。早期的石笔画,浮雕作品。也有人认为古希腊人发明了画笔和着色法。然而,构图是这种艺术的基石,那么构图